黃友棣

生平簡介

廣東南海人，1912 年出生於廣東高要縣，著名音樂家。1934 年畢業于中山大學教育學系，抗戰爆發后，被廣東省府徵召進陸宗騏的幹訓團做音樂教官，後奉命在韶關辦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期間曾幫助廣東兒童教養院譜曲《新生兒童大合唱》，也幫其他小學作校歌。抗戰勝利後回到廣州，1949 年解放後，移居香港，先後於德明中學，大同中學與珠海書院任教。1955 獲得英國皇家音樂院小提琴學位，1957 年赴義大利羅馬，於滿德藝術學院深造音樂達六年，獲得作曲文憑。1963 年回港後，致力於音樂創作、音樂教育及推廣工作，曾為香港不少學校創作校歌，從小學、中學以致大專都有。1987 年從珠海書院退休後遷居於台灣高雄，2008 年遷入高雄縣鳥松鄉圓照寺內長住及養病，2010 年 7 月 4 日，因呼吸系統及其他多重器官衰竭而離世。

我在民國元年出生，因為哥哥在廣州念書，姐夫看得起他的才華，讓他學炭筆（畫）、人像畫和英文。哥哥的英文唸得非常好，放假回來他就教我們，所以我小學就開始學英文了。

我很早就對音樂感興趣。我本來是拿著提琴研究*普塔羅談*（按：此句句意不明，待受訪者確認）。我拉提琴，拉二胡。可是我沒有提琴，不得不借別人的提琴。哥哥在高等師範學校寄宿，他有幾個老朋友，總在一起彈吹。那時候玩中國音樂，像在廣東比較流行的《步步高》《彩雲追》我都聽慣了，也會彈給他們聽。有個同學有一把提琴，我拿來彈。他說：「哎呀呀，原來這麼好聽的，我要還拿回去。」他們家裡有很好的提琴誰都不彈，捨不得彈，只好給我彈，我就開心得不得了。我彈得最好，他聽我彈得這麼好聽，又要拿回去。他告訴我，他的提琴很名貴。我愛上它，但他說：「我要結婚啦，還給我，我要去旅行，結婚旅行需要提琴，增加情趣。」回來後我問他：「現在提琴好嗎？」他說：「我天天沒有時間彈。有一次，行李連同提琴，淋雨濕掉了。所以提琴裂開了，分成了三塊，脫膠了，拋掉了。」我心都寒了。以前沒有錢買琴，也沒有錢找老師。姐姐看我可憐，就給我買了一把六十五塊的提琴。我才真正有一把提琴，學得還不錯。後來所有人都知道我有把提琴，「甚麼時候有空給我彈彈啊？」我一共有七把提琴，留下的提琴就放在房間裡。

我在中山大學教育系畢業後，馬上來到佛山南海縣第一初級中學教書。我主要教美術、音樂等藝術課，同時幫忙教英文。我還專門從佛山到香港，跟俄國人 Tonoff 學小提琴。廣州、

香港第一流的小提琴家都是他的學生，所以我感覺，找他教我提琴，我才有地位。至於學費方面，我大學畢業後有收入了才能交。當時從佛山到廣州要坐一個鐘頭的火車，從廣州到香港要轉坐外國車四個鐘頭，火車要三個鐘頭。Tonoff 住在香港中區。後來有個學提琴的朋友，找老師學，需要一個彈第二把，second violin 伴奏，給我一本樂跟著來學。我以前不懂看譜，拼命地學，才算找到進學的路。

再後來我跑去香港考英國的學位，考這個學位我才知道有一條正途，一定要跟著課程學，以前是玩玩不算什麼的。當時的考官認為我提琴的聲調彈得非常漂亮，應該有很好的前途和潛質。他問我跟誰學的，我說沒有老師。他說聲音怎麼這麼漂亮了？大概我當時用拉二胡的方法拉提琴，借到一把提琴學才學的，看著人家怎麼做我就怎麼做，沒有錢找老師。英國學位我考到了，相當於音樂學校大學畢業的程度。考到之後，他告訴我還要繼續跟英國聖三一(Trinity Music College)的課程，我跟著他一路下來才找到條正途。我其實是超齡的了，快到三十歲才考試，但是我一直到很用功，才跟上進度。

走音樂這條路，很奇怪。我考到學位後，個個都來找我教提琴，教其他同學到香港考試，我就幫助他們考試，我收學很便宜。我沒有甚麼資歷，但是很受歡迎，因為我幫他學好東西，我的學生多的不得了。後來大陸共產黨來了，很多大陸的老師逃難到香港，收很貴的學費。他們為生活也沒有辦法，大陸老師跑到香港教音樂，政府辦的學校不請你的，考到英國學位才有資格，薪水高五倍。到香港華僑學校教音樂一個月最多有九十塊港幣。當時香港幣人民幣差不多價錢。所以我們說去到那邊什麼都吃虧。我越招越多學生，因為學生多，我就收的多一點錢。

****

廣州淪陷後，我最初在連縣。當時有個同學在連縣，他說廣州有事情，讓我快點跑到連縣。我家裡有錢有谷米，一生彈琴生活都不受影響的。在路上幹事團派人找我，說幹事團需要有一個組織音樂的教官。我說我哪裡有做音樂教官的資格？但是我大學已畢業了，他說一定要幫忙。我跑到那地方想躲起來，原來省政府也是搬到連縣。逃難途中有七個同學（按：與七個同學一起逃難到連縣？），其中一個是何輝，他逃到鄉下被飛機炸彈炸死了。我和一個老同學住在連縣中學，在那裡教書。這樣我就有地方住，有飯吃。教書幹了不久，幹訓團長陸宗祺要抓我去做音樂教官。陸忠琪是好人一個，不發脾氣，所以我就幫他的忙。有誰需要校歌，

他就「喂喂喂，拿這首歌詞來」，我就照樣作。陸宗祺的太太陳明淑是婦女會的主任，但抗戰不久就去世了。後來幹訓團搬到韶關，我就跟他去。我在學校教書一個月，臨走大家哭哭啼啼。

韶關左邊一條水是從連縣流下出來，東邊一條水從江西流下來，在韶關合在一塊，再到三水，然後到廣州。連縣那條水是清的，東江那條水濁得不得了，黃色的。韶關正是兩條河合一的地方。我們在那裡沒住多久又搬了，跟著團體搬。抗戰的時候經常跑來跑去，疏散了要走了，一走走到鄉下。大家就無聊得不得了，但我就好。每一個學校圖書館都有文庫，那裡有一大套「萬有文庫」，很齊全，都是古書，沒有人看。我就把那書偷偷地看了。在鄉下我就看多書一點，所以我能夠寫一本《中國音樂歷史的批判》。普通人以為中國歷史很偉大，都是假的。

後來韶關也站不穩了，再疏散，我一路走，奉命在韶關辦了省立藝術專科學校[1]。我主持音樂、音樂、戲劇、美術。我管音樂，因為合唱團培訓要學習。每一個合唱團有藝術宣傳隊，唱歌的人派他們來學，藝宣專做這個工作（按：原句語意不明，待受訪者確認）。藝專的目標是要訓練中學教師，和師範學校一樣。但是要現實一點，合唱團沒有鋼琴怎麼應付？如果沒有鋼琴不能唱歌，那就完蛋了。我們要教他們都有應付現實的能耐。學校只有一座鋼琴讓他們學，能彈的人不多，我們都是以唱抗戰歌為主，這是預備訓練。藝專課程三個月為一期，訓練他們調來的音樂老師，後來慢慢走上正軌，就半年一期，也有訓練兩年的。我們除了教新歌，也得教樂理，教他們發聲、呼吸的方法：從下向上，先從口部、臉部發聲，一路肺部呼吸、腹部呼吸。當時還沒有訓練到用肛門呼，當時搜不到教生理的材料，不敢用，直到現在我向他們合唱的提出呼吸怎麼用肛門，這個非常重要。抗戰時候不能談到這個，愛唱歌的就訓練他們用甚麼口形，如何用氣。抗戰的時候我基本天天作曲，有很多作曲寫出來的不像樣，但不能批評，他們有小團體要唱。每次抗戰，打一場仗，打退敵人，一定要人把它歌頌，馬上唱出來。平常我也要作曲，每一間學校，每一個團體都有一首歌需要作的。我當時也教作曲法，但是能夠作曲的人不多。先訓練能唱的人上軌道，這是非常現實的。

抗戰時中山大學散得很，特別是校長死了，沒有人做了。那時已經民國 27 年。我當時已經畢業，離開了中山大學。後來差不多是另外一個時代了，現在回想起來夢一樣。我大學畢

[1] 1940 年黃友棣任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主任。見 http://baike.baidu.com/view/8200461.htm，2014 年 5 月 13 日。

業後，廣東省兒童教養院曾請我到他們那兒，他們有七千個逃難的兒童。當時韶關隨時要搬遷，中山大學也要拉我走，我沒有辦法，先到兒童教養院替他們做了幾個月，才回到中山大學。我天天要替他們作曲，忙得不得了。兒童教養院校長請我作了曲寄回去。所以當時我沒有辦法不進步的，天天作曲，教養院的歌，生活的歌，統統要寫。尤其那些幹部訓練團的受訓人，有些是小學校長，他們個個要我作校歌。我是教育科／課長，我邊上有很多校長，每一個學校都要有校歌。我在兒童教養院寫了一首《新生兒童大合唱》，我替他們作曲，他們有人寫歌詞，拿來做訓練紀念性的演唱，當時有錄音。後來兒童教養院的小孩大了，做事、退休，還照樣唱這首院歌。我不需要幫小孩上音樂課，他們有很多音樂老師，但不會作曲。當時的院長是吳菊芳，廣東省主席夫人。她能說能幹，我也佩服她。廣東那些家庭死光的、逃難的難童很多，一個教養院就七千個兒童，分布在粵北不同的地方，我負責寫院內用的歌，他們需要新歌，需要生活歌，他們寫歌詞也多得很，但作曲沒有人，所以交來，我馬上就做好，給他們唱。抗戰的時候甚麼都不講錢。那我怎麼有生活費呢? 說起來很奇怪，因為很多人要寫學校歌，作曲要花時間，有些學校有錢，替他們作了曲，他們給我一點錢。我也沒有收學生，自然就有些學生要跟我學，當時我不能說要收多少錢，但是他自願，有錢就交學費，所以生活還是可以維持的，而且大家很羨慕。抗戰時候有收入，那是很奇怪的事。

抗戰時期條件比較艱苦，很多歌都沒有伴奏。彈琴的人有，但是沒有鋼琴。我帶著一把小提琴在手邊，提琴占太多房間，都給搶光了（按：從上下語意推斷，給搶光的應該是指鋼琴，待確認）。當時在曲江，像幹訓團、兒童教養院，上音樂課通通沒有樂器伴奏，所有合唱都是清唱。那時候我有一個方法作曲，就是唱歌樂部聲部低，有些聲部就「呀呀呀嘣嘣來」做伴唱，模仿鋼琴伴奏。後來回到廣州有鋼琴了，我再重新編有鋼琴演的樂譜。我拿著小提琴跟著他們到處跑，這把小提琴很出風頭啊。合唱團開始有個起音，「do」是用原聲來唱。他們唱歌很容易知道起甚什麼音才準確。他們有些有一個「C 調」的標準音放在口袋裡，就是「唔唔」聲的。音哨有時候是在香港買。有些合唱團也拿二胡、笛子甚什樂器來幫忙。鋼琴非常難找，我們都是沒有鋼琴伴奏的合唱，我所寫的歌都是沒有伴奏的。即使輪唱，我用提琴也沒有伴奏那麼高，聲音太小。抗戰對我的音樂創作影響很大的一點就是在作曲上，我先適應別人的程度，我才開始作曲，所以實際上要把那些歌簡化，我永遠不能作出他們唱不到的東西。寫的都是很容易唱的歌，讓他們唱得很開心。這是最重要的條件，所以他們要我替他作曲。我事先聽他們演唱，就懂得他們的程度，不用拿甚什麼東西給他。

《粵北勝利大合唱》[2]是在粵北創作的。有一次，日本人要通過雞籠崗，我們一隊連隊守在山上，所有日本人沒有辦法通過。它叫一隊飛機把山頭統統都炸平，所有人都死了，日本人也是全軍覆沒。《粵北大合唱》也就是說雞籠崗，這是最重要的地區。軍中有一個筆名叫荷子的人，他真名叫何芷，在軍隊政治部做事。他寫東西非常好，後來投共了，他叫我替他寫。他在軍隊裡看的東西多，所以嘗試寫歌詞。寫得好的歌詞我都替他寫曲。這個人前幾年才死。這首歌當時在曲江很流行。有人問我最愛哪一部作品，我說媽媽生了七個孩子，最愛哪一個？

廣州灣當時是法國的租界，很多香港的學校都搬到廣州灣。我到那邊去（按：到廣州灣的時間需受訪者確認），每一間學校都領我住一個禮拜，替他作曲。所以那時會作曲也不錯啊。他們所有歌曲都給我作曲，我沒有多少時間停留在同一個地方，幾個學校輪替，一個地方要我去做作一個月。那時沒有錢的。他們給我磨練作曲，我進步得很快。我替德明學校編曲：「我愛德明，德明月夜，德明甚麼甚麼」，各個老師都有機會寫歌詞。他們寫了，我再作曲。

那時廣州灣已經疏散了（按：具體時間是？待受訪者確認）。教育廳說藝術專科學校搬到羅定，要我搬到那邊，中山大學也要去，但要搬到東江，但是那邊沒有校址之前不需上課。我先到了羅定，我是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幫他找到了校址。他們做，我們現在系就不能上課了。我隨便走走住住，到高州茂名那邊去了。後來打完仗了，我就從那邊回廣州了。

****

抗戰勝利後大家就陸陸續續回廣州了，各有各的回法。到第二次共產黨來了，大家又走了。我那時候逃到香港，因為音樂團體在香港。開始我去的時候，很多大學根本沒有搬去，都是中學。我就幫中學的忙，為各校作校歌，一開始到德明。在香港有很多學生來

[2]《良口烽煙曲》又名《粵北勝利大合唱》，是 1940 年夏第二次粵北戰役剛結束，一五四師政工隊負責人何芷（解放後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省政協委員）和作曲家黃友棣教授合作的一部大合唱，何芷作詞，黃友棣譜曲。全曲分《良口頌》、《魔爪揉碎村莊的和平》、《破路歌》、《粵北的銅鑼響了》、《石榴花頂上的石榴花》、《血戰雞籠崗》和《怒吼吧！珠江》等七個樂章。寫的是作者親身經歷戰役的全過程，前四個樂章從廣州失守後廣從線的重要性說起，說到了第一次粵北戰役後廣從沿線農村所遭受的慘況，再說到第二次粵北戰役前夕民眾堅壁清野的情景和抗日的決心；全曲的高潮是第六章《血戰雞籠崗》。這些樂章是軍民團結抗日的壯歌，是戰役中數万將士和從化民眾用自己鮮血彙編成無數激動人心的故事。在粵北，這些歌曲廣為傳唱，起到了鼓舞軍民鬥志、增強抗戰必勝信心的作用，也反映了政工隊在戰爭中工作的業績。 1941 年第七戰區政治大隊把它和同一題材的多幕話劇《北粵豐碑》帶到桂林演出，反響強烈。當時的廣東省立藝術院還為它出版過單行本。見《兩次粵北戰役概述》，《廣州抗戰紀實 第四十八輯》，廣州文史網：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48/200809/t20080917_8840_1.htm ，2014 年 5 月 13 日。

見我，他們在香港有很多同學會。

唱遊課是中國留學生到日本學的東西。豐子愷這些人作了模範，他們感到要把音樂發展起來。當時中國沒有歌唱，留學東洋的學生把他們的歌選來填歌詞進去，最出名的是李叔同（弘一大師）[3]。以前他們到外國是去學心理學甚麼的，黃自[4]就是學心理學。回到中國後，他們把外國的音樂介紹過來，這主要是日本所喜歡的，如德國，美國，英國的小曲小調。這是來自日本的二手貨，不是頭手貨，從日本介紹過來。這些歌很好聽，我們以前沒有聽過，現在看起來根本是樣樣跟人尾巴。豐子愷[5]介紹給了大家，他寫文章門檻高，能夠接近大作，所以大家覺得他寫的東西確實很有道理。所有出國留學的人回來，全都是跟著日本人的路在走。後來到德國留學的學生，都不是學音樂的，學心理學的人最多。稍有偉業的，都是學心理學的，沒有人肯學音樂，怕出來沒有飯吃。我們眼光太淺。所以後來才出現能夠給大眾學音樂的前輩，豐子愷還是最出名的一個。

他們個個人都以為我們一定要用外國的音樂方法才能發展，這是錯誤的。我們有我們的前途啊，我們有我們的歷史啊。他不知道中國人以前的歷史，很多還是假的，他們很多人研究音樂，比較音樂，就說音樂怎麼好，怎麼好，統統離開現實。我當時看著音譜寫一篇文章、一本書，批判中國音樂教育。中國音樂歷史一路走來，有很多是不健全的路。他們以為，中國音樂跟著外國條路走，外國音樂史這麼發達，我們為什麼不能追上，他們錯就錯在這個地方。他們以為中國音樂史很健全，全錯了。他們以為中國古代音樂歷史是真的，但實際上都是虛偽的。我當時逃難逃到鄉下，沒有書看，把一套套商務印書館和萬有文庫的書全拿來看，

---

[3] 李叔同（1880 年－1942 年），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號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精通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和诗词，為現代中國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興佛教南山律宗，為著名的佛教僧侶。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8F%94%E5%90%8C，2014 年 5 月 13 日。

[4] 黃自（1904 年 3 月 23 日－1938 年 5 月 9 日），字今吾，中國上海川沙人，中國著名作曲家。黃自幼飽讀詩書，尤愛音樂。1916 年入北京清華學校，開始接觸西洋音樂。1924 年清華學校畢業，赴美國俄亥俄州歐柏林學院留學，攻讀心理學，畢業後於 1928 年轉入耶魯大學學習西洋音樂的理論與作曲，1929 年畢業後回國。返國後任教於上海滬江大學、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等學校。1935 年，黃自發起創辦了第一個由全華人組成的管弦樂團——上海管弦樂團。著名的音樂家賀綠汀、朱英、江定仙、林聲、林聲翕、劉雪庵等，皆乃黃自門生。黃自《天倫歌》、《踏雪尋梅》、《花非花》、《採蓮謠》、《本事》，清唱劇《長恨歌》等作品，不但旋律婉美流暢，且富民族特性；此外，他也是《中華民國國旗歌》的作者。抗戰時所作的《抗敵歌》、《旗正飄飄》，更能激發國人敵愾同仇之心。1938 年因傷寒大腸出血症在上海與世長辭。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8%87%AA，2014 年 5 月 13 日。

[5] 豐子愷（1898 年 11 月 9 日－1975 年 9 月 15 日），中國散文家、畫家、文學家、美術與音樂教育家，原名潤，又名仁、仍，號子覬，後改為子愷，筆名 TK，浙江崇德人。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1%90%E5%AD%90%E6%84%B7，2014 年 5 月 13 日。

才知道原來我們的音樂歷史都是假的。他們寫歷史的人一開始就存在一個主觀，說是甚麼就是甚麼。那些一知半解的，看書也看不多，就斷定中國音樂歷史是這樣。我最需要的是證據證明我的說法，所以我從歷史材料中看到好多，搜集起來，才有我寫的那些書。所以你看我的那些書，都是說他們說得不對。所有學音樂的人都是學西洋音樂。他們忘記了中國的歷史，他們不看中國歷史，就不知道我們上當了。